

作品：山豬王

得獎者：葉俊煒

一九九一年生。國立台灣大學生傳系、政治系畢業。最喜歡的動物是大象，可以的話下輩子最想變成海馬。爲了成爲甜點師，目前在歐洲。理想的生活有一百種，希望自己沒有離得太遠。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謝謝林榮三文學獎。謝謝生活安排的得失。謝謝母親在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總是當我第一個讀者。故事關於一個男孩成長的過程，他不見得早熟，卻脆弱敏感，並且對於世界充滿好奇。反反覆覆經過兩年完成了最後的版本，期間我失去了我的阿公。後來我才發現故事中的男孩也失去了他親愛的人，和我一樣有懷念，珍惜的事物。所以，也謝謝巧合來得溫柔。

佳作



山豬王

「diang是你的眼睛、是你的嘴巴、是不斷冒出的毛髮。當一整座山的魂靈都鬆懈陷入睡眠時，diang便化做鴉鳥的耳朵，在呼吸之間，或是在你的噩夢裡面。我的孩子，你要記住，diang無所不在。」

阿比斯盤腿而坐，漫不經心地聽努哇伊滔滔編織歷史。許多年過去，努哇伊反覆用生詞建起一道高牆，他每天都必須花許多力氣翻身而入告訴努哇伊一天下來，他在外面的世界過得如何，通常努哇伊會拍拍他蓬鬆的頭髮然後安靜地看著他，彷彿那是一種肯定。努哇伊有一對閃閃發亮的眼睛，阿比斯懷疑那是努哇伊趁著部落睡著的時候，用葉子當翅膀飛到天空中摘下了星星當做自己的眼睛。他崇拜努哇伊的一切，他小心翼翼地壓抑這份情感，但是沒有人察覺不出來，畢竟沒有了努哇伊，阿比斯就等於失去了全部的身世。

那年，阿比斯牽著yaba和yaya的手爬過一整座山，他們口渴得喝光溪水，並在所有樹幹上都刻上記號，在遠方一顆星星停止發出光芒後的第五個夜晚，他們來到yaya記憶中的那棵樹前。yaya說：「當初你yaba就是在那棵樹下把我帶走的，沒錯的，往前走就到了。」不過在阿比斯的印象中，在那之後，他們又花了七天七夜才找到努哇伊。對他而言，部落就是世界的盡頭。

他握著yaya的手，盯著眼前的老人，老人愈走愈近，不發一語地拿過yaba手中的行李袋，另一隻手伸過來牽起他，轉身走了回去。

那天，山上暑氣旺盛如焱，太陽穿透葉面把所有心事曬成一片黑影搖搖晃晃搖搖晃晃。阿比斯邊走邊回過頭看著yaya和yaba兩個人像冰塊一樣愈溶愈小，直到變成一灘水窪，蒸發然後消失不見。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他們，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在往後的日子裡，任何有關yaya和yaba的念頭都有水的陪伴。

努哇伊蹲下來仔細地看著他，那是阿比斯第一次從努哇伊的口中聽見歷史，年幼的他不明白當中的奧秘，而努哇伊的聲音輕柔得讓他快睡著，他只記得努哇伊眼裡中有光。最後努哇伊在他額頭上畫出一道直線，然後覆以溫熱的掌心，注入山的魂靈，風吹過去，光影幻化成精靈的舞步，整座山發出歡喜的聲音，慢慢地，阿比斯相信自己就是山上的孩子，然後讓diang住進自己的身體。

很久之後，在阿比斯停止想像yaya和yaba的模樣之後，他已經變成山上的孩子。同一年，他和部落的孩子穿過一座山、一條河、一百九十個巨大岩石和六十八個樹傘張開的距離到國民小學去上課。那是他最喜歡的事情之一，他喜歡課堂上當老師問他最喜歡的事情是什麼時，他可以東拼西湊地回答：「努哇伊的眼睛、山豬王、冬天醃肉的味道、或是早晨的第一泡尿。」然後當其他人頓時哄堂大笑時，他向一旁眨眨眼再說：「還有瓦康和烏牧。」

瓦康和烏牧兩個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個是河，一個是山。瓦康非常聰明，包辦全部考試的第一名，家裡的牆壁貼滿獎狀，阿比斯說連瓦康家聞起來都不一樣。瓦康是山下的孩子，沒有diang的血液；即便如此，每個人都喜歡他，因為他知道所有事情的祕密，也包括歷史。有一次努哇伊獨自告訴瓦康一段他從來沒向其他人提過的歷史，並要他好好保守這個祕密，瓦康有些愧疚，因為那是連阿比斯都無從得知的。

烏牧完全相反，他擁有所有的力氣，身體強壯得如山頂遮住月亮的巨石，雙手一張就是飛翔的老鷹，畫破地面成英勇的獵者。烏牧食量大得嚇人，一出生就抓住yaya的乳房往奶頭咬，yaya哭了還不罷手，最後痛得把他摔到地上，烏牧不哭不鬧只是躺著，向一旁抓了一把泥土往嘴裡塞。有一次，烏牧偷吃醃肉被yaya逮個正著，繞著部落跑給yaya追，後來烏牧停下來回頭大吼一聲，結果一間草屋就被吹垮變成一地落葉。

一年四季，那些都是阿比斯喜歡的畫面。

瓦康偶爾會上山來部落住幾天，他們一夥人就會沿著蟒蛇樹幹生長的痕跡，踩破蕨葉的幼苗、模仿公鹿或是山豹的眼神穿過霧氣彌漫的山林。當他們累了，就張大耳朵追尋溪流的路線，然後彎腰跪地頭伏在水面之上，灌飲dang豐沛賜給他們源源不斷的生命。努哇伊說：「河流是dang的血脈，養我們部落在世代繁榮或衰頹中繼續歷史。」

這天，阿比斯一行人像往常一樣進入山的迷宮裡，在溪石草蔓間又跑又跳。頂上太陽炎熱如昔，

他們抬頭望著山頂巨石的方向判斷時間以及自身的方位。日日夜夜過了四季，他們無功而返，隊伍走在濕軟的山地，草舌溫柔舔去疲憊。他們遵守與努哇伊的約定在天黑之前回到部落，一群人在阿比斯家門前脫光身子沖涼澡，太陽變成橘色，部落深陷其中變了模樣，看起來就像回到山豬王依然活躍的那段歷史裡，他們感到無比溫暖。

不久後，弁拉叔半拖半拉地牽著一隻粉紅色大豬回到部落，人們放下手邊的工作圍過去，彼此又推又擠卻無人敢走上前去，弁拉叔說：「朋友給的。他們說山上河水乾淨，食物豐滿，有Ciang保佑……」然後他看著那一對對注視著他的眼睛，臉色脹紅再也說不下去。

阿比斯也鑽進人群探出頭看。弁拉叔一面把豬牽到部落的大木屋前，一面勺一大瓢的粟食並以菜根餵豬，豬低頭用鼻頂啣而食，眾人面面相覷，部落一時之間失了方寸，眾人回頭看只見努哇伊坐在門前不發一語，面容冷峻，最後轉身走進屋裡。那天晚上，阿比斯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他吃完晚餐後偷偷跑到木屋前看那一頭豬，弁拉叔跟他說豬的名字是米歇。他趁著弁拉叔走出木屋的時候伸出手摸摸米歇，然後說：「哈囉，米歇！」他感到一陣暈眩，馬上起身一溜煙地跑回家。整個晚上努哇伊沒說半句話，睡覺的時候面向牆壁跟影子祕密交換心事。

從部落往山頂巨石的反方向走十分鐘有一棵十個大人張手才能環抱的大樹，大樹上有一個凹洞，凹洞跟著樹幹愈生愈大最後變成一個穩固的洞穴，洞穴裡沒有光。努哇伊說，搬用一切古老的生詞



說，在歷史之前，洞穴裡住著一隻巨大的山豬王，經常會趁著月亮被遮住的夜裡從影子現身，大聲一吼呼喚大水 and 土石把屋子全部淹沒，樹上的鳥巢掉了下來，未孵化的鳥胎停止了心跳，地底下的蟲蛇冒出來攀附在大樹上。樹有了生命，鑽進土壤的樹根，屹立不搖地站在滾滾泥流之中。山豬王最後出現的那一次，風雨凶猛，部落的族人還來不及從驚嚇中反應過來，山豬王就在一陣混亂中叼走了部落長老家中的獸王木杖，轉眼跑進深林裡消失不見。

風雨平息之後，眾人再回到那棵巨樹下看，發現地上躺了一個熟睡的嬰兒，他們把嬰兒抱回部落一起扶養成人，他就是努哇伊的yaba的yaba的yaba……阿比斯每次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無論從誰的口中說出，無論細節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些不同，他誠心相信山豬王和獸王木杖一定還在這座山的某一個角落，安靜地注視著洪水泥流過後的部落。那便是為什麼只要瓦康上山，他就召集其他孩子以部落為中心，往山深處尋找一切有關山豬王的痕跡。

他們都想親眼見見這隻神祕的山豬王。

烏牧總是負責在最前面開路，赤手空拳把大岩石擊破，或者一口氣把所有樹鬚都吹開；其他人撿一根Y形樹枝撥開蔓生無序的草叢，低頭注意是否有任何不尋常的獸足印或是大便痕跡。阿比斯和瓦康兩個人走在隊伍的後面把每棵樹標上記號，並且伶俐觀察樹林間那一對對銳利的眼神。

有一次，他們遇見頭上長了大角的蛇，瓦康見牠攀爬在一行人頭頂上方的枝幹上。夏季熱對流雨下過後，新蠟的蛇蛻沾滿了水氣，像一條銀色的熱帶白魚；瓦康正要在樹上刻下印記時，風吹過沙沙

沙響，就看到魚尾在水藻間一閃而過的蹤影。阿比斯順著瓦康的眼神抬起頭，蛇就像炸彈一樣掉了下來，把地面轟出一個凹洞，孩子們又呼又叫地轉身跳上古老的橫躺樹幹，忽上忽下，像隱身一座山林裡隨時準備破碎的浪花。

他們奔跑起來的樣子就像山裡的精靈一樣令人著迷。

他們像傳說守護部落一樣，守護著傳說。

從弁拉叔牽回米歇的那天開始，努哇伊說的話一天比一天少，有時候一整天不出門，坐在有窗戶的房間朝山頂巨石的方向看，阿比斯把飯準備好端到他面前，他只吃了一些就推到旁邊，有時候阿比斯從學校回來看碗裡的食物連動都沒動過，他覺得努哇伊好像把自己困在山豬王的故事裡不想出來。

阿比斯心中有點羨慕，因為他知道努哇伊曾經親眼見過山豬王。努哇伊從來沒有對他提起，不過阿比斯從衣櫃的底層抽屜中發現一個方形的小木盒，木盒裡有一撮又粗又黑的獸毛。之後他把木盒原封不動地放回原來的地方，並下定決心一定要瓦解努哇伊用那些生詞圍起的高牆。

他想要和努哇伊一樣，開口閉口就能招引蝴蝶、種百年的樹，只要他想，閉上眼睛就能教太陽月亮顛倒位置，在黑暗的地方生出光。

米歇愈長愈大，但努哇伊卻逐漸瘦得像一具骷髏，骨架中空的地方懸掛著一個個灰色的念頭，人們經過，從屋外察看充滿憂心，把阿比斯拉到一旁查問究竟。他說或許和弁拉叔把米歇帶回來的事情



有關，因為每當阿比斯不經意提起米歇時，努哇伊便不發一語地走回房間面朝山頂巨石動也不動，那是讓他最難過的事情之一。另一件也讓阿比斯感到難過的事情是努哇伊的眼睛漸漸失去光芒，但那或許是因為他不再談論歷史所造成的錯覺。

消息傳到弁拉叔的耳裡。他來到門前試著解釋自己的處境，努哇伊累了所以沒有任何回應，他把藏在心裡的話埋進土裡，一路綿延到目光最遠所及之處長成一片樹林。

「幫我跟努哇伊說對不起。阿比斯，你能了解的吧？」弁拉叔搖搖頭滿懷愧疚地離開。那天晚上，努哇伊把阿比斯叫進房裡，慎重地把山豬王的歷史重新說了一次，有時候當努哇伊虛弱得丟失一個字眼時，阿比斯便適時地補充。在昏暗的光線中，兩個人合力把歷史再次搬演一遍，他們投入所有的力氣專注於生詞的修繕和揀選，共同經歷了一場高燒然後達極限之處。

努哇伊拍拍他蓬鬆的頭髮然後安靜地看著他，好像那是一種肯定：「我的孩子，diang保佑你永遠這樣快樂。」然後他回房裡陷入睡眠。阿比斯走出屋外席地而坐，撿起一塊石頭在地上塗鴉，他還無法從剛才與努哇伊一起體驗的美妙中清醒過來，那是多年以來他第一次覺得自己終於追上努哇伊的腳步，見識山豬王的全貌，甚至身在其中。阿比斯不停地發抖，但是他滿心歡喜。

阿比斯沒有注意到這時候，米歇悄悄地來到他十步以外的地方，當他抬起頭時他嚇了一跳，米歇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他看著米歇閃閃發光的眼睛想起在弁拉叔把米歇帶上山不久後曾經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裡他從睡眠裡醒來，爬下床摸黑走到努哇伊的房間發現床上空無一人。他當下就要奪門而

出，但是他反而爬上努哇伊的床，並且模仿努哇伊專注的眼神和僵直的姿勢，順著月光階梯望向那片山豬王可能所在的山林，以及與月亮相對的山頂巨石。

而就在那個時候，他看見努哇伊蹲在木屋前溫柔地撫順眠熟的米歇，甚至把頭湊過去，嘴裡喃喃自語說了一些話。阿比斯明白他永遠也無法知道努哇伊究竟說了些什麼，他覺得好難過，因為他覺得自己和努哇伊愈來愈遠，努哇伊要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然後就再也不回來。他想起diang、想起第一次下山去國民小學、然後他想起山豬王，那讓他高興一下，但是他又想起yaya和yaba。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最後他心想那應該是因為無雲的夜空、一片樹林和月亮的緣故。然後他什麼也不想。

如今阿比斯看著米歇閃閃發亮的眼睛，知道當初那個夢境已經成真，在他覺得好不容易像努哇伊靠近一點後，努哇伊又將離他而去。阿比斯走回屋裡透過半開的門看著那個日漸縮小的身影心想，或許努哇伊繼承了山豬王的氣魄和神性，想把自己活成歷史的一部分。有一天，只要他覺得時機一到，就會從衰敗的身體裡找出通往傳說的裂口，逆光化成山豬王的巨大身影重新讓部落記起diang、記起他們來自的地方。

於是在那個被落日曬成金黃色的下午，沒有任何預兆，阿比斯聽見努哇伊在床上病倒之前不斷重複著一個神秘的呼叫：「qsyɑ · qsyɑ · qsyɑ……」阿比斯聽不懂那些囁語，但是他覺得努哇伊變得陌生許多。



他有些害怕，但不是那種害怕。

「你也可以說山頂巨石就是tiang，但大多數的時候我們是看不到牠的，因為tiang始終謙直，不願遮蔽日光、顛倒山林的作息，不願讓部落有崇拜的藉口，不願讓自己因為時空的改變而毀壞。但是孩子，你要曉得總有一天，tiang會以各種樣貌出現在你的面前，不要驚慌或是喜形於色，因為那只不過是牠的一部分，而事實上tiang隨處都在。」

那天，瓦康上山住在阿比斯家，烏牧也跟在後頭，三個人擠在平板床上，木頭戛戛作響。瓦康說幾天後山腳下要做醮，今年換他們村子辦禮，問阿比斯他們要不要到山下去看熱鬧：「會有好多人，晚上大家都不睡覺，一起到外面有表演、花車遊行、看煙火。」

烏牧起身瞪大眼睛問：「有沒有吃的？」

瓦康回他：「超多的！還有棉花糖，有紅色、黃色、藍色、綠色，什麼顏色都有，像雲一樣放到嘴裡一舔就化開了……你要吃什麼yaya都不會管喔！」

阿比斯腦中浮現努哇依始終半掩的房門，月光從窗戶的隙縫照進來覆蓋在阿比斯臉龐，像tiang溫柔地在他耳邊說話，告訴他努哇伊如何趁著夜晚的時候勞動身軀爬出窗外，是詩人同時也是獵人地唱歌跳舞，把旋律變成河水和樹風，在月影的拂照下慢慢地滲進土壤，長成花草石苔。

經歷數十個季節的時間，努哇伊從來沒有感到疲倦，有時候他會用全身的力氣跳起來到鷹鳥滑翔

的高度，穿梭於忽高忽低的山林丘谷，有時候他把身體縮成一顆石頭躲在野獸的巢穴裡，有時候努哇伊除了他自己什麼也不是。努哇伊有魔法，他可以把自己變成任何他想要成為的東西，變著變著他終於讓自己變成阿比斯的眼淚……

醺典那天，烏牧和阿比斯結伴下山。他們跟在瓦康的後面，經歷一場比部落豐收時更盛大鮮豔的慶典。宮廟門柱上貼著箔紙發出刺目的光，光裡有神明的臉和輕悄的神諭。廟的石柱和屋簷上面浮現出一隻隻鳳凰和神龍，金色的燈光穿過供奉的篆文煙霧映照於莊嚴的獸身。

阿比斯沒看過這麼大的廟宇，他想起山豬王，想起歷史中的大洪水，他曾經無數次想像山豬王的模樣，而如今他覺得自己就在那個場景裡面。他抬頭仰望，小小的瞳孔印照出巨大繽紛的世界。他想起山上的祭典，頓時他覺得四周飄散的香味聞起來就像努哇伊枕頭下放的一把香草，於是阿比斯在陌生的山下感到安心。

沒多久天空四方炸裂轟聲隆隆。瓦康拉著阿比斯和烏牧的手往外跑：「煙火開始了。」人群坐在廟前的石階梯上，火藥咻咻點燃快速升空在頭頂上把天空炸得坑坑疤疤，流下螢光彩色的血。八月燥旱，煙花紛紛變成飛鳥，飛鳥展開翅膀變成枯木的樹枝，樹枝是惡夢的手，手裡懷抱著努哇伊在歷史的夢境。阿比斯感到一陣暈眩，他用餘光看一旁烏牧和瓦康和其他所有人，他們全都抬頭仰望，瞳孔裡有瀑布。但是阿比斯的夜空卻只有努哇伊豢養在眼底的世界，在那裡，努哇伊高聲唱歌、將暴雨夜的閃電存放在古老的巨樹、讓河流把他當做一隻野生的魚淹沒頭頂、把族人一一標誌成天上的星星。



在那裡，努哇伊灰色的意志變成栩栩如生的彩虹夢境。

煙火結束後，瓦康帶著阿比斯和烏牧穿過廟門後向左轉穿梭在戲台底下。一路上，花車高分貝撥放電音舞曲，他們被劇烈晃動腳步站得不穩走得歪歪斜斜。阿比斯緊緊跟著瓦康的腳步，另一隻手牽著烏牧怕他迷路跟丟。

他們終於越過人群來到一條河流旁，一旁的空地有一個用竹竿架起的布棚，竹棚兩邊各自立了通天罐頭塔。瓦康說那是要奉給神明的供品，但是當他們走近仔細一看才發現，竹竿骨架之上披掛的並不是白色的布，而是一張被撐大的豬身肉皮。

一時之間，阿比斯的耳朵響起槍林彈雨。

阿比斯「哇」的大喊一聲，整個人往後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烏牧回頭一看，笑著說：「阿比斯你幹嘛阿！哈哈……」

阿比斯的臉頓時脹紅，迅速起身拍掉褲子上的泥土，一個箭步向前往烏牧的手臂捶了一下，然後咬掉他手裡的灌香腸。烏牧哇哇大叫一聲，阿比斯拔腿就跑一邊大喊：「干！你！屁！事！」轉身一溜煙就消失在人群……

八月夜裡的風暖暖地吹，把遠方冰凍的星光融成河流飄飄的花朵。「dang還是泥苔葉蘚，是汗穢和純潔、是你熟悉的事物如生活的床。我的孩子，dang從來無意讓你羞愧，但你必以虔誠和謙遜來接近祂，睜大你的瞳孔注目著，如何祂以圖騰和生詞當拐杖、穿越四季從外面的世界回來。」

回來。阿比斯看著雕刻花朵形狀的燈浮沉飄進眼裡，那裡也許棲住著djang的魂靈，水燈閃爍如他的眼睛一眨一眨，一明一滅眼下是山豬王在哭所流下的眼淚。他突然感到難過，因為他滿腦子都是將自己反鎖在夢境裡的努哇伊。那天晚上，三個人躺在瓦康的床上，阿比斯腦海中不斷浮現努哇伊坐在窗前的畫面，不知道為什麼，他覺得自己很有可能隨時就會失去努哇伊，想著想著，他哭了，用眼淚畫成山林的地圖。

回到山上後，阿比斯夜夜奮力與噩夢搏鬥。清醒時，他照顧日漸衰弱的努哇伊，同時呼朋引伴進入更深的山林裡尋找山豬王。阿比斯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他想要證明在那麼久之後，山豬王還在這裡與他們陪伴，因為說不定那會讓努哇伊開心一點。

努哇伊閉上眼睛睡著的時候，阿比斯也時常來到米歇的身旁，坐在柔軟的土看熟睡或是毫無精神的米歇，「哈囉，米歇！」即使豬不會理會過他。山裡的月在雲裡和落日相對望，稀疏的族人像往常一樣無事可做或從門前慢慢經過，許多年過去，他們從來沒有改變生活。阿比斯慢慢地把臉貼近米歇，日月同時高掛從山谷樹影中流進來把他們團團包圍。

那一刻，阿比斯看到金黃色夕陽之下，努哇伊醒了過來，然後坐在窗口前注視著他，阿比斯這時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活在那片努哇依灌溉的山林裡。或許就是那個時候，阿比斯聽見了djang在風裡、在溪流、一寸土壤、一株大樹和蕨葉、以及任何大大小小具象化的岩石，在無隱無形之中群起呼喊著山豬王的名字。阿比斯閉上眼睛專注地聽，那個如努哇伊寶石般的瞳孔一樣古老的唇形。他想起

米歇肥大的身體，於是他懊悔自己怎麼沒在一開始就認出，這個在百年之後又重回部落的山豬王。

阿比斯抬頭看了山頂巨石一眼，他跑回家來到努哇伊的床邊：「努哇伊？」

「咦？」努哇伊轉身。

「我希望你……」阿比斯氣喘吁吁。

努哇伊沒有說話。

「我希望你不要悲傷。」

然後努哇伊張開臂膀。

那個週末，瓦康從山下帶了三台無線電對講機上山。其他人各自準備好麻布袋、綿捆繩、小刀、手電筒、輪推車一一收好藏在木屋裡的暗室，不讓部落的大人發現。米歇躺在門邊，蚊蟲在耳邊嗡嗡，他抖抖粉紅色的耳朵，肚子發出一陣咕嚕咕嚕的聲音回應。

晚餐鳥牧打破米缸吃光所有的米，順手拿了幾塊yaya做的餅塞到褲子裡，yaya瞪大眼睛看著他，他得意洋洋地：「我們要去救山豬王啦！」yaya見怪不怪地說：「王你個頭。整天往外跑，還不如來幫我的忙！」

八月底夜裡，部落除了蟲獸的呼喊一片安靜。孩童們胸前別著麻線編織的色條，月光下開始悄悄分批三路行動。

阿比斯帶著幾個孩子到部落外面，沿著計畫奮力畫破草叢、搬走石塊，開一條小路，小路會連到溪流經過的地方，那便是山豬王逃脫的路線。他們在兩棵樹中間的大坑洞裡堆滿了裝著水的帆布袋，外面再用塑膠布蓋起來，四周以石頭壓住，瓦康說這樣到時山豬王滑下來的時候才不會被卡在洞裡。他們的雙手和腳踝沾滿泥土，一切準備就緒之後，阿比斯回頭，看了一眼順著蜿蜒的通道慢慢淹到他腳下的月亮，他拿起對講機，止不住顫抖地說：「戰士一號準備完畢，over。」

另一方面，瓦康帶著另一部分的孩子到歷史中那個山豬王棲身的大樹洞穴下，然後用繩子綁著鐵鋁罐圍繞掛在四周的樹上，並在四處鋪滿了蒐集好的落葉，最後點一把火燒了起來。瓦康看著火光冒出濃濃黑煙，一邊拿起大葉興風作浪。過了一會兒，瓦康對著遠方閃了一下手電筒，頓時山林四周都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孩子們躲在樹叢後奮力地敲打著鐵鋁罐。不遠處部落傳出騷亂的聲音，大人吆喝一聲。瓦康看著愈靠愈近的燈火拿起對講機：「戰士二號準備完畢，over。」

最後，烏牧趁著大人離開部落之後，帶著剩下的孩子們來到米歇的木屋，從暗室裡搬出輪推車，烏牧從口袋裡掏出米歇喜歡的野玉米放在鼻子前引他爬起身來。「來，米歇！我們要救你出去啦！」其他孩子在後面使了一個力氣順勢地把牠推上輪推車。一群人慢慢把推車從木屋的後門推到山豬王逃脫路線的起點。孩子們相視一眼，在大風把一片葉子吹落的時候手一鬆，輪子開始喀拉喀拉滾動。山林頓時沙沙作響，烏牧隔著對講機大叫：「山豬王出發啦！」

輪推車一下子就順著清空的通道一路向下滑，烏牧一群人一上一下像精靈跳躍其中，確保推車照



著計畫的路線逃離部落，他們歡呼的聲音穿越夜裡的山林此起彼落，相信再過不久山豬王真的就能回到那個他們心中的位置，那個他應該回去的地方。

但是月光飽滿，沒有裂口，而烏雲開始聚集。

推車經過大坑洞時勾住了綁帆布的綿繩，綿繩被尖銳的石塊割斷，布袋裡的水淹了出來，一下子全部流進土壤，整個坑洞變成一窪泥沼，米歇被困在黏稠的溼窪中進退不得。烏牧驚呼一聲：「慘了！」一鼓作氣跳進大窟窿裡猛力使出劈石斷樹的力氣，但是不但沒有任何幫助，自己反而愈陷愈進去。不久後，阿比斯和瓦康一群人趕了過來，一個個紛紛跳進坑洞裡，米歇嗷嗷而叫，他們卻無能為力。

遠方，大樹洞穴的火光愈來愈烈，濃煙遮住了整片天空，孩童們身處漆黑之中，失去影子，看不見彼此的模樣。幾個人輪流胡亂使勁地推，到最後連烏牧也蹲下來靠在米歇的身旁大口喘氣：「怎麼辦，阿比斯？」

不遠處就是溪水潺潺，他們跌坐在地，有人哭了起來，有人互相依偎不敢說一句話。阿比斯絕望地閉上眼睛，腦海浮現努哇伊的夢境，以及如寶石的那雙眼睛。黑暗中，那雙眼神發出冷冷的光，光裡有粉塵、有暗影的間隙、有時間的裂痕，彷彿在那個眾人都遺忘的所在有新的東西幻化而生。

tiang，如努哇伊所說的，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在遙遠的地方。

阿比斯脫口吐出：「qsyā-」阿比斯被自己嚇了一跳，烏牧和瓦康也轉過頭不可思議地看著他。

瓦康問：「你說什麼？」

阿比斯嘴裡不斷吐出：「qsyɑ-qsyɑ--」

瓦康想起有一次努哇伊交付給他的祕密，他說：「山並不如表面那樣善良，我的孩子，當你身處危險的時候，不要忘記只要呼喊qsyɑ，黑暗中diang就會回到你的身邊。祂就會回來。」

瓦康打破沉默跟著阿比斯也大喊qsyɑ，然後是烏牧，然後是其他孩子，召喚術咒語傳遍開來，孩童們牽起手面朝山頂巨石的方向，在經過篡改的場景裡模仿當年的呼喚。他們以虔誠的心，希望換得一點能力挽救歷史裡他們最珍惜的片段。

過沒多久天空突然降下雨滴，又急又猛。雨落在孩子們身上破碎成河流，經過如丘壑的脊、礫石的骨頭、和樹葉的毛髮將儀式的必需準備就緒。雨勢漸大，孩童驚喜的跳舞和唱歌，眾人一齊脫口大喊：「qsyɑ-qsyɑ--」

大雨滂沱、山林晃裂。

雨愈下愈大，河水淹啊淹沖破石塊和植物，為樹根注入滾熱的血液，樹根愈長愈大愈長愈大如一條吞象的蛇，蛇身爆破成一個裂縫，烏牧見狀站起身來，大吼一聲一拳揮過去，窟窿瞬間崩毀成泥塊。其他孩子急忙紛紛上前在米歇的屁股後面使盡力氣地推，口中呼喚著：「qsyɑ-qsyɑ--」要回去diang的所在，要拯救山豬王。那一瞬間，米歇瞬間從裂縫裡滑了出來，然後咚一聲地順著淹過腳踝的水流進山林深處。



孩童們見狀發出歡喜的聲音，他們彼此擁抱相互親吻，阿比斯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讓雨水繼續打在他身上發疼，連瓦康輕輕把手搭在他肩上也沒有發覺。他看著那個米歇消失的地方看了好久好久，比一場暴雨的時間還久但是他一點也不會疲憊，因為他的瞳孔裡還住著努哇伊。

那個早晨阿比斯被自己大聲呼喊qaya的聲音從夢裡驚醒，起身走進努哇伊的房間時發現他眼睛溫柔地閉著，手交叉疊在胸前，看起來像是一艘靜止的船，和過去沒什麼不同。但阿比斯一眼就看出來，努哇伊已經不在那裡了，他趁著每個人都熟睡的時候出發到很遠的地方，或許他已經到達遠方的植物帶，在同樣有著巨石的地方，在那裡繼續滔滔不絕說著歷史，用掉光牙齒的嘴巴繼續編織一座山林的神祕。阿比斯眼睛裡有一些眼淚，因為他想再聽一次努哇伊的聲音，但是淚水落地之前已經風乾。

努哇伊的喪禮照著部落的習俗在夜裡舉行。族人們圍繞在努哇伊身旁各自飲了一杯酒，說了一些話，開心的或是懷念的，最後紛紛在他額頭上畫一個祝福的記號。阿比斯拿著火把，他看著火光映照的臉龐，覺得努哇伊好像還在房間裡做著彩色的夢，他把火丟過去，一團火堆一下子就衝到月亮的高度。那天晚上，他們跳舞或是唱歌，影子交織在樹木落葉之間，好像誰被折斷了翅膀變成凡人。阿比斯替努哇伊感到高興，因為每個人都替努哇依高興，連米歇也不例外，牠吃完了一座山丘的乾玉米後倒頭就睡，鼾聲傳到努哇伊的喪禮上像是規律的樂器聲音。阿比斯走過去蹲下來拍拍他說：「哈

囉，米歇。」

然後阿比斯想起了那個夢境。

當他們還執著於山豬王的逃脫計畫，在召喚術之後，孩子們淋著diang的血，黑夜裡慶典般擁抱歡呼。阿比斯回頭注視著部落的方向，大樹洞穴的火已經熄滅，雨勢漸緩。在那個短暫的時間裡，阿比斯腦海中只有努哇伊的眼睛。他抬起頭看，烏雲遮蔽，山頂巨石安詳地佇立，風吹過了有火焦的味道，腳底下山水流過，他全身上下布滿diang留下的記號，像新生嬰兒覆蓋著滾燙的血，像當年努哇伊用手覆蓋他的頭頂。

那一刻，阿比斯想起當年yaya和yaba帶著他穿越迷宮的山林，好多次他們都快要放棄了，但是yaya口中不斷地說：「快了，快了，找到那棵樹我們就回家了。」那天，除了部落的歷史之外，阿比斯恍惚記得努哇伊也在他耳邊說著一些古老的話，並且把他抱進懷裡。後來，他就不曾懷疑自己是山上的孩子。

黑夜重新恢復安靜，孩子們走在熟悉的路上，那時候阿比斯很想加快腳步跑回家裡告訴努哇伊剛剛發生的事情，但是他心裡其實清楚明白這是多餘的，因為努哇伊有著一對比任何人都更澄澈明亮的眼睛，他有寶石般的眼睛，他必定像以往一樣在窗前注視著他們，並且庇佑著他們。

於是阿比斯哈哈大笑，因為他很有信心山豬王回到了傳說裡，繼續守護著部落，守護山林，守護這群未經世事、山上的孩子。

然後他跑著回家。

評審意見

多元的活力

◎林宜濤

〈山豬王〉的作者用充滿想像力的語言，優美而抒情地描述出原住民靈魂的核心價值。既魔幻地呈現出不同於漢人視野的山林圖像，也細膩地傳達出族群心靈深處幽微的感情與渴望，通篇以「山豬王」做為視覺意象與象徵意義的焦點，成功地凝聚了小說的內涵，而表現出作品的張力。

原住民視野的加入，毫無疑問會為當代台灣小說的書寫注進旺盛的活力，〈山豬王〉以詩一般的語言和肅穆的宗教情懷，為自己的族群與歷史爭取到一大片詮釋的空間，這對於台灣文學乃至於台灣歷史的累積，顯然有極大的助益。多元的活力一向就是台灣這塊土地最珍貴的資質，在不斷融合的過程中，台灣小說的力道必然愈來愈強，無論書寫或閱讀，參與其中的人都將得到莫大的樂趣。

